## 北疆"相思树"

2018年4月4日 星期三



初春的内蒙古阿尔山,雪还是那么 厚,风还是那么硬。清明前夕,内蒙古兴 安盟行政公署干部李心日夜兼程,从乌 兰浩特赶到阿尔山,来到北部战区陆军 某旅三角山边防连,登上三角山哨所。 哨所前,一棵樟子松迎风傲雪,挺拔而倔 强,在这里一站就是30余载,官兵们亲 切地叫它"相思树"。跪在树前,未语泪 先流,他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这里了。

李心说,"相思树"是爸爸妈妈的化 身,也是我的心灵寄托;官兵们说,"相思 树"象征忠诚、责任与奉献,是我们心中 的信仰,给了我们戍边的动力。

转眼间34年过去了,53岁的蒙古族 退伍老兵白依拉永远难忘:生死关头,老 连长李相恩那奋力一推。他说:"我这条 命是老连长给的,我永远欠他的。"

时间回溯到1984年初夏。那天,白 依拉跟随连长李相恩策马巡逻在哈拉哈 河边。这条季节性河流,上游深入中国 内陆,下游为中蒙边境的界河。每逢春 夏,覆盖大兴安岭的积雪融化,山洪常 发,当地牧民称之为"桃花汛"。

第一次参加巡逻的白依拉,一路上 感到步步惊心。站在河边,眼前汹涌的 巨流,让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只有 渡过这条河,走完对岸的最后1.5公里, 才算真正完成此次巡逻任务。用余光 看看李相恩,那张坚定而从容的脸庞, 让白依拉镇定下来:有连长在,怕啥! 听说,每次巡逻途遇危险时,连长都是 第一个过。

"我前面走,你跟紧啦!"李相恩边说 边牵着马下了河。凭着多年经验,他目测 水位判断应该安全。但行至河中央时,河 水突然暴涨,快速接近胸口。这时,一股 巨浪卷来,白依拉险些被掀倒,他死死拽 住马尾巴,人就像个醉汉在水中摇晃。 "小心,洪峰来了!"远看又一股洪流袭 来,李相恩大喊一声,转身一把抱住白依

拉,奋力将他推向旁边的岩石堆。白依 拉回头一看,连长却消失在急流中。"连 长,连长……"白依拉满脸泪水,撕心裂 肺地哭喊着。那一刻,他多想有块岩石或 是树墩能挡住连长,让他绝处逢生。四天 四夜里,战友们泪水流干了,眼睛熬红了, 嗓子喊哑了,也未找到连长。

惊闻噩耗,李连长的爱人郭凤荣一 阵风似的"刮"往连队。面对白依拉的 哭诉,郭凤荣悲痛欲绝,当场晕倒过 去。躺在连队卫生室里,她醒来的第一 句话就是:"相恩一定还活着,我要把他 找回来!"她拔掉针头,冲向丈夫失踪的 地方。沿着河边,郭凤荣走着、跑着,哭 着、喊着,累了就瘫坐在岸边发呆,任凭 泪水一遍遍冲刷着脸颊。郭凤荣在哈 拉哈河边苦苦守望了三天三夜,最终未 能等来那个熟悉的身影。

第二年春天,郭凤荣怀抱两岁的李 心,来到三角山边防连。在哨所最高处, 她一捧土、一行泪,亲手栽下一棵樟子 松。从此,这棵树就像一名痴情的恋人, 日夜伫立在山巅呼唤着丈夫归来。

此后,郭凤荣独自含辛茹苦把儿子 养大成人。无论家境多么困难,她从未 向组织提过条件。几年前,她被查出肝 癌晚期,病情不断恶化。弥留之际,她拉 着儿子李心的手叮嘱道:"我死后就一个 愿望:把我的骨灰撒进哈拉哈河,让我永 远陪着你爸爸……"李心满脸泪痕,深情 地望着母亲,点了点头。

站在哈拉哈河岸边,望着咆哮的 河水,李心紧紧地搂着母亲的骨灰盒, 生怕一阵风把它夺走。他心想,这是 母子俩最后一次拥抱了,他和妈妈真 的要永别了。或许,爸爸就在不远处 等着她。他边撒骨灰边大声喊道:"爸 爸,妈妈陪您来了。从此,妈妈和您永 不分离!"

哈拉哈河岸边,送别老连长的妻子 郭凤荣后,上士陈富军一直闷闷不乐,他 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想想老连长 的爱情,没有海誓山盟,没有花前月下, 却赢得恋人一生的坚守。再想想自己, 参军十载,一次次恋爱,一次次"吹灯", 快成"失恋专业户"了。那天深夜,郁郁 寡欢的陈富军通过手机 QQ 扔出一个 "漂流瓶",上面写着"相思树"的故事,文 尾还加了一句:她们都说边防军人很 傻。意想不到的是,一会儿工夫,竟然有 人留言了:谁说边防军人傻? 我们今天 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的负重前行换来 的。致敬!永远爱他们…….

天各一方,聊来聊去,两人竟聊出了 "火花"。对方是个女孩,名叫闫丽云,年 龄与陈富军相仿,是山西朔州某医院的 一名护士。聊天中的字字句句,都表达 了她对军人的爱慕与崇敬。更巧合的 是,两人是同乡,且两家相距不过50公 里。半年后,他俩确立了恋爱关系。

"我想去部队看看你,正好也看下 边防什么样儿?"有一天, 闫丽云在微 信中要求道。"这几天下大雪,路上不 安全。你别来了,春节我回家看你!" 陈富军以各种理由婉拒,他担心女友 来这儿一看,他俩的事就"黄"了。 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漫天飞雪 的周末,室外温度接近零下40摄氏度, 女友突然"从天而降",让陈富军感觉仿 佛在梦中……"走! 带我去看看你常说 的'相思树'。"冻得满脸通红的闫丽云, 顾不上休息,迫不及待地说道。风雪 中,两人手牵着手,艰难地登上哨所那 58级台阶,来到"相思树"前。

蓝天白云下,那棵樟子松迎风挺立, 晶莹剔透的树挂亮得刺眼,树枝上的哈 达随风飘扬,旁边的牌子上简要记录着 "相思树"的来历。"再给我讲讲老连长的 爱情故事吧,详细点!"闫丽云说道。陈 富军娓娓道来,像是在讲述一个童话故 事,讲到动情处几度哽咽。闫丽云望着 陈富军,也听得泪流满面,泪水滑落在大 衣上结成白色的冰霜。面向"相思树", 两人深深三鞠躬,然后十指相扣,两双手 紧紧地握在一起……

在连队的一周,战友们不停地向闫 丽云"爆料":指导员说,富军可是我们连 队的"大拿",身兼数职,样样精通,是个 难得的好兵;同班战友说,陈班长像头 "老黄牛",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对 我们亲如兄弟,还两次把立功机会让给 我们……"这不正是我苦苦寻找的那个 人吗?能吃苦、敢担当、有爱心,嫁给他, 不会错!"闫丽云暗自欢喜。

返乡后,闫丽云主动来到陈富军家 里,看望未来的公婆。有一天,陈富军在 电话里唉声叹气地说:"我爸病了,30多亩 地等着耕种,看来今年的收成要泡汤了。" "放心吧,有我呢!"放下电话,闫丽云就直 奔陈富军家,把老人安顿住院后,一边精 心照料,一边下地播种。待老人康复出 院,地也种完了。陈富军的父亲连竖大拇 指:这儿媳妇,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有情人终成眷属。两年后,两人步入 婚姻殿堂,第二年还生下一个可爱的女 儿。如今,每次来连队探亲,闫丽云都不 忘去看看"相思树"。她说:"'相思树'是 我们的'红娘',更是我们爱情的见证!"

上士冯文宇被从雪窝里拽出来时, 感觉脑袋晕晕的:刚才发生了什么?我 咋就飞进了这雪窝里?在战友搀扶下, 冯文宇缓缓站起身,努力回想着刚刚发 生的一幕。他揉了揉眼睛,发现不远处 有人正在拍打连长贾明山身上的雪,卫 生员还手忙脚乱地为连长包扎受伤的 手。"太险了,都摔到悬崖边了!""要不是 连长眼疾手快,这下可要出大事了!"战 友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冯文宇这才慢 慢恢复记忆,他突然意识到:刚才连长的

奋力一拽,救了他的命! 那天是农历大年初一,贾明山奉命 带领6名战士前往中蒙边境的1381号 界碑巡逻。天刚蒙蒙亮,7名官兵像往 常巡逻出发前一样,列队面向"相思树" 三鞠躬。贾明山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 大声喊道:"老连长、嫂子,给你们拜年 了。今天,我们又要去巡逻了……."之 后,他们唱着军歌,骑着马踏上了风雪 巡逻路。经过6小时的艰难跋涉,他们 终于到达雪峰之巅的1381号界碑。观 察、检迹、拍照……官兵们一丝不苟,各 司其职。确定边境安全后,贾明山下令 返回。

每次完成任务下山时,人和马都特 别兴奋。夕阳西下,行至雪浅路段,官兵 们开始策马飞奔。这时,冯文宇的马突 然嘶叫着冲出队伍,疯了一样向前狂 奔。任凭冯文宇怎么拽怎么喊,都无济 于事。"马惊了!"贾明山大喊一声,用力 挥动着马鞭,像一阵旋风似的追了上 去。追至两马平行时,贾明山抓往另一 匹马的缰绳狠命一拽。马戛然停住,冯 文字"嗖"地飞进5米外的雪窝里。战友 们追上来时,发现悬崖近在咫尺,连长的 双手血肉模糊。

其实这样的经历,还有很多。连队 干部常说:"不为战士遮风挡雨,就不配 当三角山边防连的干部!"那一刻,冯文 宇想起了老连长李相恩,又想起了那棵 让他们魂牵梦绕的"相思树"……

下,爬过来。"班长将手中的背包绳往前 一甩,郭宝死死抓住,将它系在腰间,而 后,他在冰面上匍匐前行。一米,两米, 三米……直到他在手电光下,看见一只 手。他伸出手去,两只手,他的和班长 的,紧紧握在了一起。快到岸边,班长用 力翻动手臂,借助惯性的力量,他站了起 来。他看见班长脸上有血痕,像是荆棘 或冰碴儿的划痕。班长笑了。他羞于面 对这种笑容,迅猛地低下头去,不让班长 看见他的泪。班长伸出一只手,托起他 的下巴。他明白班长的意思,是让他挺 胸抬头。班长这轻轻的一托,触动了他 的泪腺,眼泪再次涌出。这是喜悦的泪 水,因为班长还活着。

班长向郭宝讲述了自己的逃生经 历。他的手舞动着,似乎还有些得意。 班长说:"我听到你喊我了,我也喊你,可 喊不出来。我胸闷,就像在一个噩梦里, 我意识到是洞里缺氧,我努力地让自己 清醒。我知道,这样的条件下,最多能撑 一个小时。我尽最后的力气和意识,耗 子打洞似的一点点往外爬。我做到了, 我爬出来了。但我不知道你跑向哪里。 这时候,我遇到了巡逻兵,他们说,远远 地看见有人往南,他们以为是牧民。向 南,你一定是跑向连队驻地求援……"

"班长!"郭宝带着哭音喊。班长应 一声。他向郭宝身边靠了靠。郭宝感觉 到了他的喘息,带着一股粗粝的温暖。 班长一只手伸过来,搂着郭宝的肩膀。 郭宝学着班长的样子,将自己的一只手 伸过去,扶在班长腰间。他感到班长腰 板坚硬、阔大,像脚下这厚实的湖坝,向 陆地远处延伸。他们都已精疲力尽,就 这么搀扶着,一个人是另一个人往前走 的信心和勇气。

快到驻地时,班长甩开郭宝:"回头 路,你自己走!"他们眼前,是一堵人体站 成的墙,他们手中,无数的手电光突然亮 起,照耀着两个年轻的军人。一前一后, 一个一脸泪水,一个满脸伤痕。班长伤 痕累累的脸上,是郭宝铭刻在心的坚韧

那个夜晚,郭宝睡得很香。沉睡中, 他做了个梦,梦到了那条镜子一样的冰 河。奇怪的是,冰河并不冷,像温泉一样 冒着热气。班长寻夜回来,看见他在梦 中甜美地笑着,他眼角挂着一滴泪。班 长没有帮他擦拭,他只是久久地望着那 张沉睡中稚气还未褪去的年轻的脸。在 那张脸上,他看到了新兵时的自己……



E-mail:jbwypl@163.com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母亲走了,走得那么突然、那么急 迫,让我们子女没有一点心理准备。 之前,尽管母亲长年因肺心病住院,但 从来没有让我们去医院照顾。只有这 次,唯一的一次病重,却仿佛担心给子 女添麻烦,说走就走了,如同当年父亲

母亲寿终80虚岁。多年来,她总 是叮嘱我们好好工作,好好生活。特别 是五年前父亲去世,对母亲打击很大。 但母亲以她的坚强、淡定,宽慰了我们 失去父亲的悲痛,使我们从茫然无措中 重拾力量,积极投入到工作学习之中。 去年,我被组织上推荐到国防大学深 造,母亲很高兴,每次给她打电话,她都 说不要特意来看她,她在医院被照顾得 很好。

作为女儿,自1984年参军人伍离 开家以后,和父母离多聚少。父亲和母 亲只在1995年来北京时到我家住过一 次。那一次,我深深体会到父母在身边 的莫大幸福。那时家里条件不好,房子 很小,父母却坚决不住我安排的招待 所,要求在我家里照顾年幼的外孙女。 恰逢我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进修急诊,经 常值夜班,母亲默默地将对女儿的心疼 和体恤化为行动,每天教外孙女诗歌、 音乐。军人出身的父亲则经常在我住 的营区大院散步,对部队一草一木充满 了深情。同是老党员、老干部的父母, 用一言一行默默地支持着我的工作,在 品行上更是严格要求。

古人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母 亲一直是我的自豪,她一生都矢志教育 事业,在教学一线工作多年。记得从我 上学开始,母亲就是我的数学老师和音 乐老师。因她的教学任务繁重,经常我 放学了,她还在上课,有时就把我也带 到高年级的课堂,让我坐在最后一排, 一直等她上完课。母亲极为敬业,当时 父亲忙着下乡,她放学回家还要为我们 兄妹四人买菜做饭,晚上仍坚持到学校 批改作业。然而,母亲她教我们时,我 们的成绩并不好,因为她似乎从不关注 我们,只是用心指导别的学生。记得有 一次,学生的珠算课算盘不够,母亲把 我的借给其他学生,我没有学会算盘, 考试不及格。我告诉了父亲,父亲埋怨 母亲,母亲当时无奈地说,先让别的学 生学吧,反正我以后能在家教他们。这 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 记忆中,母亲身为学校老师和领导,在 我们升学、进实验班时,她从没有找人 说话。我们兄妹,只有我一人凭实力考 进实验班,哥哥、妹妹一直在母亲所在 学校的普通班学习。

母亲作为许世友将军的儿媳,一直 受到爷爷的厚爱。父亲和母亲结婚以 后,母亲经常随父亲去南京。我曾多次 听父亲讲,爷爷夸奖母亲有文化,知道 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对母亲精心养育 我们兄妹四人充分肯定,父亲常常以此 为骄傲。70年代中期,母亲突然患病, 不能吃饭,当地医疗水平落后、无法诊 治,从未向爷爷开口提过要求的父亲, 给爷爷专程说明母亲的病情。而从未 为家人开过后门的爷爷,立刻同意母亲 到他当时工作的广州治疗,并亲自嘱咐 们一定传承好家风,这才是对您最好 原广州军区总医院尽力救治。后来母的告慰!

亲很快康复,爷爷用自己2个月的工资 共500元给母亲付了医疗费。多年来, 母亲常常给我们讲起这段经历。当我 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后,母亲常常给我 讲,当医生就要当一名技术精湛、品德 高尚的医生。两代人、两代共产党员, 爷爷、父亲与母亲,共同书写了亲情、道 德、奉献的动人诗篇。

我的父亲许光,当年放弃在海军的 锦绣前程,毅然遵从父命,回到贫困落 后的家乡,照顾奶奶,建设老区,一生传 承红色基因,信念坚定,淡泊名利,严于 律己,无私奉献,去世后荣膺党和国家 在道德领域授予公民的最高荣誉— 全国道德模范。父亲人生道路上的每 次重大抉择,从替父行孝,到多次放弃 提升的机会扎根家乡,再到去世前提出 将一生省吃俭用的二十万元捐给家乡 建设,都离不开母亲的大力支持。可以 说,正是因为有母亲无怨无悔的支持, 才有父亲48年扎根革命老区的默默奉 献。母亲一生爱事业,爱家庭,唯独忽 略了她自己。无论是早年她对祖奶奶、 亲奶奶的侍奉和照顾,还是中年时对姑 奶奶的关怀备至,抑或晚年对父亲无微 不至的照料,无不见证了母亲的勤劳坚 强、节俭持家……

原以为,母亲一直说自己很好,我 们总还有机会再聚,再享天伦之乐。然 而,母亲的溘然逝去,让我们家永留后 悔、遗憾。娘亲西行,母亲的美丽、纯 朴、豁达、乐观,也成了一种永远的追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 生只有归途。从此,与父母阴阳两隔。 惟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恩爱如斯, 晨昏相守。而我们,也自当辛勤工作, 热爱生活,以告慰父母在天之灵。

春天来了,大别山梨花滴泪,杜宇 声声,在深情呼唤。母亲,放心吧,我

## 遥远的冰河



## 真实远比想象更精彩

十七岁的郭宝在冬日的黑夜里奔 走,忽地脚下一滑,摔倒了。他爬起来, 再次滑倒。他用手摸了摸,地面像镜子 般光滑。他知道,他跑进了冰河。白天 时,他远远地见过,像一面长条形的镜子 镶在金黄色的草原上,他惊出一身汗。 不知不觉,竟然离开掩体这么远。他听 见了冰裂的声响,像夏日干旱天遥远的 雷声。他匍匐前行,不知爬了多少步,冰 裂声越来越响,反衬着四野可怕的静。 寂静中,风抽打电线杆的声音再次传来, 呜呜呜,带着愤怒,像狗吠,也像狼嚎。 他哭了,哭出声来。他想回驻地,更想回 掩体。一场突发的事故,让他头脑发昏。

灾难伴随着黄昏的光线悄然临近。 那时候,天还很亮,郭宝在这片营地站 岗。这里是他们冬季临时训练场,也是 考场。这两天的训练科目是战地伪装。 明天清晨,上级要来检查他们伪装情况, 还要评比。

黄昏时,全营各连各班完成了掩体伪 装科目。营长说:部队所有人员、物资将 全部转离掩体,只留哨兵,迎接上级检查 评比。恰好黄昏那班岗,是他和班长丁月 朗。班长从小喜欢军事,满脑子都是实 战。他渴望在这次野外生存科目评比中, 获得好名次。因而,他对他们班这个掩体 精心设计了一番。掩体内还有洞,像一间 暗室,这是他的创新。营长离去前,叮嘱 他们要留心,防止有动物进入破坏。营长 的话令班长心里一动:如果掩体塌了呢? 掩体内的兵,是否能逃出去?

班长对郭宝说,你站好岗,看好了。 眼要犀利,人要机灵,不要出差错。班长 说完,就下到掩体继续他的创意。他觉 得真实的战场上,掩体内的洞中还应该

郭宝掮着枪,站在黄昏的苍茫里,眺 望无际的草原。西边的太阳,刚才还是 一个白亮的点,现在完全隐去了。不远 处,一对奔腾的马引起他的兴致。这对 马一红一白,跳跃着,离他越来越近。最 后,竟然在离他几丈远的地方停下来,不 走了,嬉闹着。马! 郭宝惊呼一声。他 望着这对马。这里怎么会有马?不像是 野马,带着缰绳,看来是从哪个牧民家里 跑出来的。郭宝盯着马。他的目光,越 过这两匹马,飞越千山万水,飞到家乡一 个叫木兰湖的地方。湖畔是一大片青草 地,爷爷说,那就是传说中花木兰骑马训 练的地方。

那段时光,是郭宝最快乐的时光。 一天,爷爷问他:"吉祥,你就要过生日 了,你想要什么礼物?"那时,郭宝正坐在 草地上看《三国演义》,读到吕布骑着赤 兔马威风凛凛,便随口说了句:"马!"没 几天,爷爷就给郭宝牵回来一匹马,一匹 儿马。这里的人种水田,养黄牛水牛,养 马不合算。这匹马,纯粹是爷爷给郭宝 买来耍的,它几乎花去了爷爷的全部积 蓄。那年,奶奶病故,爸爸去城里打工, 妈妈改嫁他乡。郭宝与爷爷相依为命。 马,是爷爷给他的独特的爱。自此,每日 放学,郭宝骑着马,在木兰湖畔的草地上 奔驰。不经意间,郭宝的个头同儿马一

起蹿了起来。 夏日里,爷爷对郭宝说:"爷爷老了, 你到部队去吧。""我要当骑兵。"郭宝 说。离家那天,爷爷叮嘱郭宝:"到部队 好好干,别惦记我。骨头老了,就该变成 灰,肥了山上的树,惦记啥哩。"郭宝鼻子 一酸,眼泪流出来。

到了部队才知道,没有马,有的是坦 克和装甲车。直到这个黄昏,他看见那 匹白色的马跑到自己面前,像认识他似 的,似乎爷爷来到了眼前。他听见爷爷 冲他喊:上马! 郭宝热血沸腾。他抓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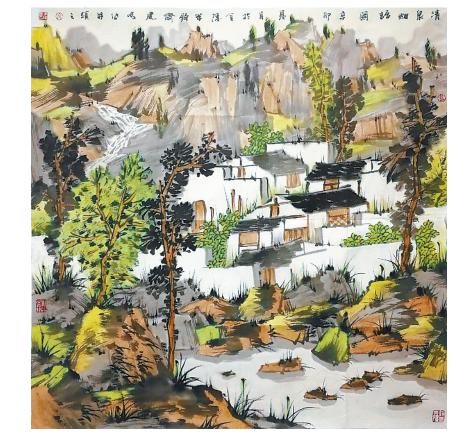
缰绳,一跃而起,跨上了那匹白马。他跟 随着马跳跃、奔腾。他本来想骑三五十 米,过过瘾,再跳下来。谁知上去了,马 飞奔着,他一时下不来。

他被马颠起,落下,而他背后的枪击 打着他。有一下很重的击打,使狂热中 的他冷静下来。他想让马停下来,但这 蒙古马性子烈,飞奔着根本停不下。而 那匹红马,显然受了惊吓,它并没跟随白 马,而是冲向了郭宝他们班的那个掩 体。郭宝惊出一身冷汗。掩体内,班长 正在干活哩。他赶忙举枪,然而晚了。 他看见红马马鬃飞扬,像被巨石溅起的 一团海浪,腾空,落下。掩体坍塌,飞起 的尘埃,像烟一样升腾……

郭宝勒住缰绳,望着坍塌下去的 坑。黄昏骤然撤退,黑夜陡地降临。巨 大的恐惧,伴随着黑暗一起袭来。完了, 一切都完了。这迎接检查的成果,这全 连一百多号人的汗水,都成泡影。更令 他心惊的是,班长还在掩体里。巨大的 掩体顶棚,和千斤重的红马砸将下来,班 长不死即伤。恐惧像一股海浪向他扑 来,他的双腿不由自主地跑动,跑动,他 不敢面对,他想去找人求救。直至踏上 冰河,跌倒,爬起,再跌倒。他不敢站立, 匍匐而行。郭宝浑身颤抖的时候,看见 了灯。微弱的,闪动着慢慢变亮。是光 柱子,一道,两道,三道……刺得他睁不 开眼。"郭宝……是你吗?"他犹豫了一 下,应答了。但是,嗓子被涌上来的一股 酸涩堵住,没能喊出来。嘈杂的脚步声 像乱马蹄,朝他奔过来。

郭宝……声音沿着手电光传来,是 班长。"班长,你还活着?"郭宝张嘴,声音 终于冲破喉管里的酸涩,带着哭音。班 长朝他吼道:"你已经不是新兵了,不许 哭!"然而,班长自己的声音,却湿润而黏

郭宝弓起身,正要拔腿站起来,一声 冰裂,像旱雷。班长喝住他:"别站着,趴



清泉细雨(中国画)

倪建鸣作



第 4163 期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2时35分 印完3时35分